客从何处来？阴那山古代游客类型与行为特征研究—基于《阴那山志》的内容分析

陈丽萍[1]，李俊[2]
1(嘉应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梅州 514000)
2(嘉应学院文学院 梅州 514000)

摘要:地方志是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以钟东点校明代李士淳所修《阴那山志》为中心，通过文献分析与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山志所收录的游客群体主要为文人士绅阶层，包括在职官员、退职官员、有功名的知识群体、没有功名的知识群体四种类型。游客主要来自以梅州及潮汕地区为中心的一级客源地，其次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地区如广州、惠州等地以及江西和福建等邻省次级客源市场。客源地所涉及的区域与阴那山"秀甲潮、梅，名播闽、粤"的影响力覆盖范围高度吻合。因年代交通条件所限，游客出行常采用水路与陆路相结合的方式，也因此游客的出发地整体具有"亲水"特性，基本位于水运交通线路沿线。游客的出游主要基于山水探胜、公务到访、亲友邀约、顺路到访及宗教朝拜五种缘由。另外，阴那山古代游客的食、住、行、游均呈现出较强的时代、地域及文人特性。

关键词:阴那山；古代旅游；游客类型；行为特征
分类号:K313.9

Where did guests come from? A Study on the Type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Tourists in Yinna Mountain --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Yinna Mountain Annals"

Chen Liping[1], Li Jun[2]
1(Department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ourism,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00)
2(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Jiaying University,Meizhou 514000)

Abstract: The local chronicle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that reflects the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y of a place. Taking the "Yinna Mountain Annals" compiled by Li Shichun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collated by Zhongdong as a study sampl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ourist groups included in the mountain annals were mainly literati and gentry, including four types: in-service officials, retired officials, knowledge groups with achievements, and knowledge groups without achievements. Tourists mainly generated from the regions around Meizhou and Chaoshan ,then from other reg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uch as Guangzhou and Huizhou, as well as from neighboring provinces such as Jiangxi and Fujian. The tourist generating area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fluence coverage of Yinna Mountain, just as the old saying goes, "well-known to Chaozhou and Meizhou , and famous in Fujian and Guangdong".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in the era, tourists often used a combination of water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Therefore, the generating areas of tourists were always along water transportation routes. Tourists' travel was mainly based on five reasons: scenic exploration, official visits, invitations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visits along the way, and religious worship. In addition, tourist's consumption of food,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in ancient Yinna Mountain showed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gions, and literati.
Keywords： Yinna Mountain； Ancient tourism； Tourist type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1 引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青山绿水”只有与当地独特的文化相融合才能凸显自身优势，从而有可能变成“金山银山”。 深入挖掘历史文献中的旅游元素不仅符合时下的价值观及政策倡导，而且有助于旅游规划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当地文脉，提取当地的文化基因，从而呈现出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增强当地旅游品牌的建设，提升当地旅游竞争力。

阴那山位于粤东梅州市境内，其风景“秀甲潮、梅，名播闽、粤”。论地位，阴那山“古来与罗浮、南华鼎足而三”，然纵览《四库书目》等文献集大成者，论及罗浮者众而提及阴那山者罕，即便是当代论及古代阴那山旅游活动的研究也鲜有发现。

国有史，家有谱，而山有志。山水专志是地方志的一种，较之其他类型的方志更能服务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阴那山素来便是粤东名山，有多少游客来过此地，在阴那山哪些景点留下过足迹，又写下过怎样优美动人的传世篇章，这些问题鲜有学者进行专门探究。由钟东点校明代李士淳所修的《阴那山志》录存自北宋迄清光绪年间名人墨客 119 位游览阴那山之史迹，可称阴那山人文史册，这也为了解古时阴那山的旅游状况提供了研究素材。

本着“知古鉴今”的思想，依据现代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的主要要素，今以《阴那山志》所载 267 首（篇）游记诗文为基础资料，借助 Nvivo 软件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
统计处理。

本文拟从上述文献分析中获取阴那山古代旅游者与其行为特征信息，以窥探阴那山旅游历史发展及影响之一斑，同时也期待能为今日阴那山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阴那山志》最初由乡贤李士淳于明代天启年间亲纂，历经多年山志存世稀少。鉴于此，清代光绪年间李阆中对山志进行了增订重印，山志因而得以保存下[1]
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梅州梅县剑英图书馆副馆长程志远先生曾对《阴那山志》进行过增补和校订。本文所用山志由钟东先生于 2006 年在上述现存版本上点校而成。《阴那山志》正文分上下两卷，每卷各自包含三小卷，共计六卷。卷一主要收录记、序、疏、引、跋，如登五指峰记、重建灵光寺记、游阴那山灵光寺记、

1 本文系广东省梅州市 2022 年哲学社科项目（项目编号：mzsklx2022047）研究成果之一。

重修灵光寺募缘序等；卷二包括碑记、告示、印簿等；卷三则是旅游诗，卷四为楹联，卷五是匾额类，最后卷六则汇集了引、案、碑、告示等内容。

本文所用游记主要由卷三的旅游诗及卷一的部分散记构成，卷一散记 5 篇，卷三诗 261 首，共计 267 则诗文。

2.2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阴那山志》中的 267 首游记诗文进行了整理分析。具体来说，通过 NVivo 软件将《阴那山志》中的游记诗文逐句归类到不同的节点，如游客相关个人信息，出行缘由等。虽然该志并非为旅游统计而作，存在一些信息不全或数据信息不统一的现象，但山志的编纂明显遵循着一定的体例规律，如每首旅游诗几乎都提供了诗篇名，作者名，作者籍贯及职务身份，因此很方便了解游客的相关生平资料或个人信息并编码为相应节点。

由于明清时期的地名及其所覆盖的区域常有不同，为便于今人理解，本文采用现行行政区划对古代阴那山旅游客源地进行分析。

3 旅游者基本特征

3.1 客源地

由于无法准确确定旅游者的常住地，本文首先以游客的出发地作为主要指标。“八闽曳杖到程乡”[1]，此处明确标示出发地为“八闽”，也即现今的福建省。无法确定出发地的以其籍贯作为重要指标，而官绅类游客则以其做游记时的官职所在地替代其籍贯所在地进行统计。“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廿六日归舟蓬辣上，乃闻高僧了拳结庐于此。及兹一览……”[1]，苏轼籍贯虽为四川，然其做游记时谪居惠州因此其出发地如上文所言为惠州。王守仁（阳明先生）云“予既自宗山归赣，而闻有此那山，随泊舟蓬辣，快所一登……”[1]，因而其出发地为江西。经统计，在《阴那山志》119 名游记作者中，梅州地区本地游客为 53 名， 潮州地区 20 名， 汕头地区 4 名，广州 3 名，惠州 2 名，台山、罗定各一名，因而广东省内游客共计为 84 名，占比 70.6%。来自省外的游客包括江西省的 3 名，福建 2 名以及江苏的 1 名。另外尚有 29 名游客无法确定其来源地。

从面上看，梅州本地及近邻潮州地区是阴那山古代两大主要旅游客源地，省内其他地区以及江西和福建省则为次级客源地，这也印证了阴那山“秀甲潮、梅，名播闽、粤”的影响力覆盖范围。从线上看，外省及广东省其他客源地主要沿交通线分布，具有“亲水”的分布特征，也就是基本位于水运交通线路沿线。古代岭南河流密布，水路交通地位十分重要。江西进入广东有三条水运通道，而入广东梅州则可从藉由会昌-羊角水-武平-石窟河，65 公里至程乡（今梅州），且东流至蓬辣滩（今梅州松口，邻阴那山），遂至三河坝，过三河入海阳，经障湖、滃溪，到广济桥入潮州城[2]。因此江西、潮州的游客可经由上述水路进入梅州境内从而到访阴那山。福建入广东亦有三条水路，其中沿海岸线陆行的漳州-漳浦-云霄-潮州一线，可至梅州。广州、惠州则可经由广州-惠州-海丰-惠来-潮阳-潮州至梅州，广州还可沿广州-龙川-华城-五华河水运线抵达梅州[2]。可见，交通的可达性深深影响了古代梅州地区的客源。

3.2 游客身份

总的来看，《阴那山志》所收录的应为当时“名士骚客”的游览诗文，因而这些游客通常为当时有一定身份地位或名气的知识分子。根据游记所反馈的信息，能确定身份的游客 99 位。他们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在职官员、退职官员、有功名的知识群体、没有功名的知识群体。经统计，出游者中在职官员共计 58 名，

退职官员 3 名，有功名的知识群体 22 人，主要是中举或孝廉身份，游览阴那山时尚未分配官职因而尚未上任。没有功名的知识群体 16 人，包括诸生 11 人，僧侣 5 人。出游人员中在职官员占比 58.6%，为阴那山第一大游客群体。其次为有功名的知识群体，占比 22.2%，然后是没有功名的知识群体，占比 16.2%。没有功名的知识群体主要由尚在读书的诸生构成，如副贡、岁贡、廪生等，也有名僧，如释竁山，其被认为是明朝出家的太子朱慈烺。

4 旅游出行缘由

即便是踏上同样的旅程，不同身份的游客到访阴那山的动机或缘由也是不同的。游客游览阴那山常基于五种缘由：因公务而至，山水探胜，顺路到访，亲友邀约以及宗教朝拜。

4.1 因公务而至

一部分在职官员出游阴那山是基于公务的原因。阴那山灵光寺惭愧祖师据传司雨，因此每逢旱至，官员常至阴那山祈雨，而祈雨屡屡应验，及时缓解了当地旱灾。篇名为“灵雨”、“喜雨”的游记诗文共计 10 篇。明代吏部右侍郎李士淳在《阴那灵雨》诗中云“甘霖娩负苍生望， 灵雨分膏且种田”，记述了在阴那山祈雨成功后缓解农事旱情的经历。清代程乡（今梅州）县令葛三阳在《那山灵雨》中说“浮云卷敛一拳出，法雨淋漓十地倾。下界志心虔祢祀，上方响应答精诚”，从诗中可见葛县令亲至阴那山灵光寺是为祈雨，且果真喜迎“法雨”。

4.2 山水探胜

阴那山美景因前人口碑而得以传播，游客有闲有心情之时常慕名来访。黄亨在《游阴那山五首》中云“白日假我閑，青山輒神往。阴那称最盛，兩載勞夢想”。想了盼了两年，黄亨在有了闲暇时间后才得以前往阴那山。另一案例为嘉应知州彭昭麟尽管山路难行，“俗客到颇艰”，然因“夙闻古梅州，著异阴那山”，他于是 “公余许跻攀”。攀登上阴那山后，“豁然净心处，风景破笑颜”。其他游客，如冯箣，吴启丰，饶相等皆属于“闻得阴那好，乘闲此一游”的山水探胜者。

4.3 顺路到访

有些游客是因为顺路而游览了阴那山，以在职官员最为常见。“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廿六日归舟蓬辣上，乃闻高僧了拳结庐于此。及兹一览……”，苏轼参访阴那山显然是顺路，在返程时顺便游览阴那山。宫保尚书翁万达在处理公务途中，因“离是麓不远”且“窃酬山水之渴”，故到访阴那山且“徘徊其中”。可见，顺路以及渴望山水探胜共同促使其游览此地。

4.4 亲友邀约

文人旅游得以实现的常见契机是文人间的邀约。与友人共赴山水，在山水间交流诗文与情感乃古代文人喜闻乐见的一种休闲方式[3]。有的文人是受其他文人之约而游览阴那山 ，如某佚名人士受梅州茶阳宋定山书信邀约而“披笠远来，道经梅江，维舟河干，历览胜概”，以偿登临阴那山夙愿。文友同游，互相诗文唱和，不失为文人风范之雅游。在洪晖吉的招游之下，李梗、许周、尹汝豪以及释代贤诸位文友同游阴那且各自赋诗一首以和之。曲水流觞之际，曹同书更是写出那山杂咏十八首。有的文人则是主动邀约文友出行。王贤卿在《游圣寿寺有序》中云“予政暇，邀广文汪君同游”，可见游览阴那山圣寿寺乃作者主动邀约友人共赴成行。

相约同游的另一常见群体则是亲朋好友。癸丑冬日，杨启宦与次典弟同游阴

那，宿灵光寺，并各赋二律。道光丙午冬初，李在中因“友人招游阴那，登山揽胜”，且“适梅初开，喜折一枝”，于是赋诗一首“因纪其事”。李士淳则呼朋唤友，一行八人，勇登阴那五指峰。夏五月，楊揆叙携子侄辈同游，在阴那山船窝景点消暑，泉水烹茶，不胜快哉。

4.5 宗教朝拜

宗教与旅游联系密切。明清时期阴那山坐拥灵光寺、圣寿寺、仙女湖三座寺庙，尤以惭愧祖师道场而出名，因此宗教朝拜也是游客前往阴那山的主要动机之一。教谕李阆中所记“六月廿七日，迎祖师法驾，抵城虔祷” 描绘了游客赴阴那山参加佛教法事活动的场景。叶应魁所做《佛诞日圣寿寺题壁四首》和《浴佛日圣寿寺题壁》二文则体现了信徒香客参与阴那山宗教节令游的盛况。

从《阴那山志》所载信息来看，文人游客与阴那山诸寺僧人交游甚密，正如陈宝良所言“晚明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相交为雅”[4]。吏部右侍郎李士淳为梅州本地人士，负责撰编《阴那山志》，与阴那山寺庙僧人往来颇多。他的《别墅访僧》、《秋日冒雨至圣寿寺，僧款予斋饭，因赋》，均描述了到访阴那山寺的情形。有些文人因好禅学而拜访寺庙。“数声钟磬鸡鸣彻，敧枕闲听讲梵王”，谈佛论经几乎到了秉烛夜谈的地步。“过客欲闻无上偈，携笫独叩老禅扉”，知县徐铿之访僧只为“闻无上偈”。“慈云法雨真参佛，暮鼓晨钟静悟禅”等诗文均表达了游客修禅礼佛的心境。

上述五种缘由为游客到访阴那山的常见旅游原因，自然这些并不能涵盖游客到访阴那山的所有动机或理由，如李阂中有一次前往阴那山是为了拜谒孝廉杨鄂臣先生揆叙墓。里人陈一鸿先祖因捐献阴那一洞天之地入灵光寺而得以供奉在惭愧祖师之旁，每年值其冥诞，“诸子孙必诣寺而祝寿焉”。当然，这些属于个别特殊现象，在此不一一赘述。

5 游客的体验行为

5.1 旅游交通线路

如前所述，无论是邻省还是广东省内的游客均可以水路、陆路相结合的方式到达梅州境内。游客可藉由三条线路进入阴那山。一条经由松江蓬辣至南福村，而南福村可分为伯公坳或野猪园两个方向入阴那山；另外一条为雁洋至大坪然后经由梅子坑入山[1]。

5.2 游客的食、住、游

俗话说“名山大川僧占全”。名山及错落其间的古刹，常使人流连忘返。古代寺观通常对外开放，允许游人游观瞻拜。既是名胜之处，加之僧舍又多洁净幽雅，寺观自然而然成为香客游人食宿依托之所。经统计，《阴那山志》中明确提及借宿在阴那山寺的诗文有十篇。如“夜宿寺中，因成二律，以志夙愿云”，“宿阴那山寺”，“夜宿慈悲阁因赠石云定云二上人”，“癸丑冬日，与次典弟同游阴那，宿灵光寺”云云。

在餐食方面，游客提及最多的是“茶”。阴那山寺僧人常烹茗以待四方游客，甚至为缓解游客登山口渴之苦特意修建了伯公坳茶亭，且有僧在此奉茶。如佚名游客在《伯公坳茶亭》中曰“强行三十到山巅，老衲施茶不用钱”。“客止烹茶饮，僧犹笑脸陪”，可见僧人不仅为游客烹茶甚至还耐心地笑脸相陪，体现了极具温度的服务精神。寺庙通常以斋饭款待游客，且能提供新鲜的时令菜蔬。谢藩游阴那山时“僧因爱客烹蔬笋”，张大经不仅享用了斋饭还得“时僧以春笋馈”。游客在那年那春天既得以饱览美景，还享用了阴那山的时令美食春笋，可谓既有

眼福又有口福。

游客中不乏独游之士，但更多的是呼朋唤友的群游，甚至还有“忆游”“梦游”的神游之辈。谚云：“约不到阴那”，道出了阴那山难行之痛。秋季独游的李光昭感慨道“程乡本僻壤， 此地复幽诡。埋藏乱山中，词客少至止。人从尘外看，略见峰五指。一径穿云行，纡回三十里”，没有当地人的指引，游客很容易迷路，故其因“独行无导者”而“问樵乃得径，听磬始知寺”。 李光昭快至寺庙时，幸有“一僧寺门伺”，随后其得到了僧人的款待。群游的游客通常也有僧人作陪，阴那山僧人事实上充当了向导的角色。如李士淳与五位友人攀登阴那山五指峰，“寺僧真洪与焉”。寺僧真洪不仅带路，顺便也为他们指点迷津。“洞口山僧为接引，梅峰前去是桃源”，显然游客刘广聪也得到了寺僧的导引。有的游客与寺僧关系匪浅，比如李鍾麟，其在文中写到“越岁治装北奔，泝滩而上，僧正瑛远送江浒”，情谊可见一斑。

不难看出，阴那山古代游人与寺僧交往互动甚密，双方实际上表现为主客关系，但两者之间却又没有现代旅游服务提供商与游客之间浓厚的商业行为，因而或许古人的旅游体验更真实自然吧。

6 结语

由于《阴那山志》收纳的主要是文人士绅的游记诗文，因而本研究所反映的也是古代文人特别是明清时期文人游客在阴那山的旅游行为。从出发地而言，基于交通的可达性，游客主要来自阴那山周边地区及邻省。时代交通条件的约束，主要出行方式是水陆兼行。游客的食住行诸服务很大程度上由阴那山脉内的寺庙提供，主客相处融洽，较少有现代旅游的商业气息。总体来说，文人喜好呼朋唤友、诗文唱和，与友人在山水间交流诗文与情感。可以说，旅游既是文人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一条文化纽带，也是古时游记诗文得以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同现代走马观花的大众旅游相比，古代阴那山的旅游更能体现休闲旅游的真谛。

参考文献：

[1] [明]李士淳. 阴那山志[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6.
[2]郑向东.古代韩江流域的交通[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30(09):50-54.
[3]胡海琴.晚明文人游风炽盛原因及新游观[J].贵州文史丛刊,2010(02):48-52.
[4]陈宝良.明代的宗教旅游[J].中州学刊,2006(05):199-203.